

没有斗争 的青春

王牧◎著

M E I Y O U D O U L I D E Q I N G C H U N

谁来为我们计算，我们决
定忘记所要付出的代价？

——（希腊）塞菲里斯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没有斗笠 的青春

王牧◎著

ARCTUR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斗笠的青春/王牧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396-4195-9

I. ①没…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3245 号

出 版 人: 朱 寒 冬

责任编辑: 欧子布

装帧设计: 陈 爽 文 艺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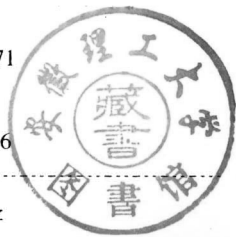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31 字数: 45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最后的挣扎

第一章	改科	003
第二章	一切都会有的	009
第三章	约会	027
第四章	考殇	037
第五章	这学期	042
第六章	黑色七月	056
第七章	爱之大逃亡	062
第八章	孟玉	094
第九章	最后的挣扎	103

第二部 变轨

第十章	涅槃	121
第十一章	感光	133
第十二章	阵痛	139
第十三章	青涩的春天	146
第十四章	千里大逃亡	160
第十五章	代课老师	200
第十六章	淘金场	224
第十七章	重建家园	243
第十八章	飞来的爱	267
第十九章	乡村会计	282
第二十章	初见篮子	303
第二十一章	老贷款风波	318

第二十二章	爱的季节	334
第二十三章	辞职	344
第二十四章	村书记	352
第二十五章	破坏分子	389
第二十六章	火浴	395

第三部
远方的森林

第三十七章	梦想草原	425
第三十八章	暗泉	444
第三十九章	新月	458
第四十章	远方的森林	466
尾 声		483

后 记	489
-----	-----

第一部 最后的挣扎



第一章 改 科

一

七月九号下午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的罗冬知道今年高考又悬了。他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急切地去对答案，而是一个人回到宿舍，收拾一下，准备下午就回家。从现在起，也许该考虑下学期复读的事了。

八月十号，分数下来，余辉来通知的时候，罗冬正在自家的菜地里浇水。今年高考理工类录取最低分数线是四百九十分，罗冬差十分，正好一个分数段。各科当中，考得好一点的是英语和语文，最差的是化学，才五十多分，本以为化学至少是可以及格的……罗冬不知道，自己的脑袋里怎么就缺化学这根弦，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却总是进不去。

两人来到罗冬家的麦场小屋前。这种麦场小屋各家都有，小屋的前面都搭接一个小棚子，便于看场和乘凉。别看小屋简陋不大（一般都不超过十五平方米），农忙时用场可不小，晚上用来放农具，白天用作临时休息。遇到雨天，就存放新打下来的粮食。对于罗冬，还是个临时学习的场所，安静凉爽又方便。

罗冬把椅子挪过来给余辉，自己在凉床上坐了。

“你怎么样？”罗冬递给余辉一把扇子，问。

“不怎么样。”余辉倒坐着椅子，手扶着椅背，垂头丧气地抱怨说，“语文，才得了七十多分，真他娘的见鬼。”

“嗯？”罗冬有点意外。余辉的语文成绩在班里一直是数一数二的。

“一点也不骗你，骗你是王八蛋。也怪我自己，心血来潮，那天偏想什么先写作文，后做基础，一疏忽，时间没控制好，基础题没做完，作文又审错了题。”

“今年的题意不是很难审，听说今年在作文上失分的可不多。”罗冬用一本讲义当扇子，说。



“这话不假，怪只怪我不该玩什么标新立异，用什么逆反法，结果把个立意给弄翻了盆，等发现已经晚了。”余辉抖了几下扇子，“其实这都怪那个王老假，形而上学，考前硬是强调什么逆反法，说是用好了，可以得高分。这下果然得了‘高分’。”说完，一边把敞着怀的上衣往肩后一抖，露出排骨样的胸脯，一边忽闪忽闪地扇扇子。

被称作王老假的是语文老师，个头不高，脖子却很长，有点驼背。可能是烟抽得太多，脸色和他的那两根经常夹烟卷的食指、中指一样暗黄，还有点哮喘；举止乖张，不苟言笑，让人不敢接近。看似清高，其实除了那一脸的故作高深，肚里没有多少东西。

罗冬笑着看了看余辉，没说话。罗冬知道，这怨不得别人，是他自己平时一贯爱耍小聪明的结果。余辉之所以对王老师口出不逊，不光光是因为这次考砸了，因他要小聪明时，有时连老师的面子也不给，被王老师间接地收拾了几次后，他便一直耿耿于怀。

“好了，好了，不说它了，越说越烦。”余辉不耐烦地摇着头，可过了一会儿又说，“乖乖，我怎么也想不通，那个‘俄国佬’（余辉给张东辉起的外号，只因他长了一头的黄毛卷发，加上一个很夸张的鼻子）能考上，这回，他更有本钱烧了，真看不惯他那一见女生就像狗肉幌子一样龇牙咧嘴的样儿。”余辉有点咬牙切齿地说。

张东辉在校时是余辉的死对头，俩人像两只公鸡，话不投机就对掐，每次差不多都是余辉吃亏。

余辉个子不高，人长得也不咋样，还死爱逞能。整日里不修边幅，冬天一件破军袄，扣子很少有全的时候，夏天一件掉了色的红T恤，也不知几个月能洗一次。刷牙洗脸看心情。至于洗脚，更不用说了，他的口号是：一、三、五，不洗；二、四、六，干蹭；星期日，看情况。不管冬夏，身上都有一股馊臭味。

从高一开始，罗冬和余辉都是同桌，虽说两人性格迥异，但相处得一直很好，对于他，罗冬再了解不过，没有人能改变他。

就是因为他个人卫生上的诸多“优点”，几乎所有的女生，看见他都要蹙鼻子，经过他时，不躲着走也要暂时停止呼吸。对此，余辉却毫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别人说他德性，他自己说是个性。就是他这副德性，却还老爱打抱不平，抬死杠，从不畏强暴，不计后果。所以常常是抱不平没打好，自己却被人修理得够戗。他还有一个让人讨厌的毛病，就是专爱一针见血地揭人家的短，为这，明里暗里没少被人揍过。老师则讨厌他爱耍小聪明，时常让老师难堪。他在背地里给所有他讨厌的老师起外号，且外号起得形象贴切，具有

高度的幽默感，让人过耳不忘。再有就是调查老师的隐私信息，包括背景、实际年龄、爱好、家庭、专业学历、工资收入等一切有关的个人隐私，然后拣他认为有“价值”的编成一条带彩的消息，或顺口溜什么的，在班里散布。

“这大概是人家的命好。”罗冬笑笑，接着他刚才的话茬。

“屁，什么命，还不全是王老假捣的鬼，把他的座位排在一窝成绩好的人里面，结果正好坐在‘马闻屁’的后面，听说‘俄国佬’的一个远房姨父，在县教育局任什么副局长，还听说学校马上就要评职称了，王老假不就是想弄个一级教师当当吗。哼，一级教师，狗屁，还不一定有我教得好呢，要是现在让我教的话……噢，对了，你听说了吗？”余辉突然把他那个破拖鞋一退，把脚抬到椅子撑上，身子前倾，神秘兮兮地说。罗冬知道他又要弄出什么艳闻了，就打断说：“好了，好了，别扯那些了，还是说点儿正事吧，今年，我们班一共上线了多少，包括委培（委托代培）的？”

“还能有多少，如果连‘俄国佬’也算上，一共七个，光女生就五个，真他娘的给爷们丢脸。”

“都有谁？”罗冬问。

“还能有谁，除了‘俄国佬’之外，其余的都是意料之中的，包括那对鸳鸯。”

之后，两人都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余辉抬起头问道：“下半年，怎么打算？”罗冬看了一下余辉，没有说话，指了指他身后的简易书桌。

桌上是一摞地理和历史课本，旁边有好几张绘着地图的草稿纸。

余辉看了一下，脸上的表情有点不屑一顾：“你真的要改？”

罗冬没有回答。

“开玩笑吧。”

罗冬舒了一口气说：“再上一年，也是白上，理科，我的潜力已经尽了，我清楚自己。”罗冬知道，他其实从来就有没喜欢过理科。

“可要从头开始，你想过结果吗？史、地加起来那可是十二本书啊。”

“没别的招。”罗冬说

想起前年分科时的原因，罗冬只能在心里苦笑。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余辉说听说今年委培的分数线还有可能下调，他明天再去打听一下。罗冬知道那希望很渺茫。

二

八月的天气，酷热异常，罗冬有些烦躁。



说起来,改科的想法,在罗冬也不是一天两天,去年就已产生。这些日子来,史、地自学得还算顺利,毕竟以前学过,只是今天余辉的一番话,似乎又把他的心绪给搅乱了。

这个下午,罗冬过得很不安宁,送走余辉,心中觉得有一件沉重的东西放不掉而且隐隐袭压过来。

他似乎预感自己的那种令人恐怖的如坠深渊的忧郁症又要犯,想尽快摆脱,但已有点晚了,便赶紧拿出了《乱言集》,这是他处理忧郁和急躁心绪的垃圾车,是他恶劣情绪的发泄口。所谓《乱言集》,是罗冬自命的名,其实与日记差不多,不同的是既无天气,也无日期,内容有文字,也有符号,别人看了,就是一篇篇胡言乱语,如同精神失常人的胡话,只有他自己明白,当忧郁症风暴来临时,这里是心灵危机的避难所,他可以循着感觉,高度自由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不问逻辑,不顾修辞,更无章法。前言不搭后语,观点前后矛盾,有空想、幻想、梦想、狂想,有期盼、呼唤、梦呓和变态恶毒的诅咒,充斥着放纵与发泄,把肉体与灵魂负不起的重压,统统卸给它。他对它,无一丝忌讳,无一毫保留,包括心灵的隐私,灵魂的赤裸,对所有的感受与感应……用他那饿狼一样贪婪的眼睛,去搜索,发现,去自作多情的幻想,像个吝啬鬼,把所有属于他不属于他的一切,都拼命地拉过来,拼命地想据为己有,并妄图一个接一个全部贴上自己灵魂的标签,企图找到说服自己的理由,找到自我解脱的空隙……终于,太多了,管不过来了,承受不住了,崩塌崩溃了,又把一切无情疯狂地撕碎,抛撒出去。这时候,整个人挣扎在变态的疯狂的风暴眼中心,他看到的是一片昏黄旋转的世界,是一片血肉模糊的阴森场景,是漫天乌云笼罩的恐怖,感受的是灵魂的爆裂,躯体的火焚……

罗冬已数不清,受过多少次这种魔鬼般的折磨,在《乱言集》中,这种精神病人般的梦呓、胡言乱语,几乎篇篇都有,哪几天记得最多,哪几天便是他忍受折磨最多最深也是最狠的日子。这种折磨,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过去了,便什么都没有,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

自从几年前罗冬不知不觉不知何地患上这种心理病症,他不知忍受了多少次这样地狱般的折磨。现在寻到这种自我解救的办法,大概也是本能的生存欲望逼出来的,这是他目前抵抗那种可怕魔怔的唯一工具,尽管不是万能的,但能在关键的时候挽救他,使他不至于崩溃和毙命。所以不论他是学习还是静坐,他的身边,从没敢离开过这样一个小本子,他在那上面进行的是一种垂死的发泄。

在他所有同学当中,罗冬给人的印象是随和、宽容、偶尔略带忧郁质的,

却没有人知道，那种随和的背后，蕴藏着怎样顽固的执拗、敏感和狂妄，这也许罗冬和余辉能成为好友的一个最本质的原因，只不过一个狂在外，一个野在内。

对于罗冬来说，他就是靠着这种深深隐藏的狂妄与野心，一天天像赌徒一样地生活着。他知道他最终想要到达的目的地，他甘愿忍受这种炼狱般的生存感觉。他把对天堂的期盼和对地狱的忍受，并列着放入他的灵魂和躯体。

.....

等罗冬把笔从他的《乱言集》上拿下来的时候，黄昏将尽，刚刚经历一场风暴的罗冬，全身大汗淋漓，他想出去走走。

家后有一条河，叫龙尾河，河宽约三十米，夏季汛期到来时，可增至五十米。龙尾河虽不怎么出名，但却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是东海龙王之子小白龙的探母河。有了这条河，从山西长途迁徙而来的罗姓祖先们，才决定在这儿安营扎寨，繁衍生息。龙尾河向东，与苏北地区的几条河汇流后，注入洪泽湖，再经京杭大运河辗转流入长江。

河堰上稀疏的刺杨槐已长了几十年，却总是长不粗。河水很清，河滩上生长着青青的杂草。晚霞将原本清冽的河水，染得一片火红。蛙鸣，也开始断续地响起，夏季黄昏的河道里，怡人般安宁。

罗冬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现在，他想再作最后一次彻底的思考，为了家，也为了自己的未来。大包干已有好几年了，别人家都是一年比一年好，可自己的家境却一年不如一年。母亲这几年，或许因家里日子越来越艰难，失去了信心，变得乖戾、蛮横、多疑、神经质，让人难以接近，家里几乎天天吵架。最后她干脆离家出走，宁可在外捡破烂、打佣工也不愿回家。父亲体弱，大哥算是家中的成年劳力，却又不安分在家，兄妹四个都上学。现在，除了父亲之外，自己是家中唯一劳力，他下学期若去县城复读，就更无法照顾家，更不用说还有那一大笔学费的问题。家里的田，去年已有一年没钱上化肥，是父亲没日没夜地打扫的一些土杂肥上的，产量可想而知。今年，家里又要缺粮……

罗冬实在想不下去了，无形的压力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月亮已升得老高，西边的河道里，隐约传来夏夜洗澡女人们的阵阵嬉笑声。罗冬的心里还是一片混乱，没有任何结果。本来，他打算想好后洗个澡，能轻松一点地回去。现在，他什么也不想干，无精打采、满心愁苦地坐着。夏夜的天空幽蓝幽蓝的，星星很多，如带的天河，横空而过，偶尔有流星划过，夜风很凉爽。罗冬苦苦地思考着，等待让他轻松的答案……



五天之后，大哥罗阳军从外地回来了。虽说罗阳军把家里几乎当作一个客店，但对弟弟的上学还是关心的，弟兄俩的关系也一直不错，罗冬也从未抱怨过大哥一句。罗阳军说，以后他不再出去了，可以在家里帮点忙，让罗冬安心上学。罗冬并没去想什么，这回大哥是不是又在外边混不下去了才回来？反正这种话他经常说，说不定哪一天他一高兴又不见了人影。不管怎样，他在家总比不在家强，有一天算一天吧。

第二章 一切都会有的

一

玉城有两座重点中学：玉城一中和玉城二中。据《玉城县志》载：玉城二中现址，原名为正阳书院，正式建校时间是民国三十三年。公元一九四九年八月，县人民政府正式决定委派有关人员在原书院旧址筹建玉城中学。一九五六年，开设高中班，后因十年“文革”影响，学校几经迁徙、分化、组合，直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县革委会决定在原校址再次筹建玉城中学。一九七八年三月，因玉城一中的建立，玉城中学改名为玉城二中，六月确定为县重点中学。罗冬要去的正是玉城二中。

玉城二中，现占地面积约七十五亩，校舍面积八千七百多平方米。初中二十个班，高十二个班，学生总计一千五百余人，教职工共计一百余人。

与二中相对的，是一中。一中虽然建校晚，但后来者居上，师资条件有些方面已超过二中。

关于一中和二中的情况，分析最透彻最全面的，还是那些久经沙场的考坛老将们，有的已经创下“八年抗战”的“辉煌”纪录。他们对学校的了解，详细到惊人的地步——历任校长姓名，哪一年谁的考分最高，上了什么名牌大学；谁早恋，谁出了什么乱子，谁打群架出了人命；哪些老师配在一起是最好的组合，哪些老师配在一起最适合带复读班；哪些老师有什么特长、有什么爱好、有什么隐私，出过哪些桃色新闻……这些，罗冬还在镇中学的时候，就已有所闻了。

玉城除了县城里的两所重点中学外，其余还有六七所普通中学，分布在各乡镇。对于这些历经“八年抗战”或接近于“八年抗战”的老将们来说，大约都上了个遍，从乡下打到城里，又从城里打回乡下。所以每当新的学年开始，他们一个个都像没窝的兔子，东跑跑，西瞧瞧，精心而认真地选择，到底哪所学校更适合目前的自己。他们的选择理论和根据，周密得让人叹服，那是真



正地做到了知己知彼,好像未来的命运,不在自身,而决定在对学校的选择上。他们才不在乎耽误那一个月、两个月的课,尤其对于文科的复读生来说,资格老一点的,对教材的熟悉程度,甚至可能超过老师,这是实际,并非夸张。他们自己就曾大言不惭地说,你可以随意挑一本历史或地理课本,随意翻到某一页,只要你念出一两句,他马上差不多能背诵出下面的一节,甚至一章。有了这样的深厚道行,他们当然有资格选择老师、选择学校。玉城县的六七所高中,他们可以如数家珍地把各个学校的各种情况,包括伙房馒头的大小、菜的咸淡、伙食费的贵贱、卫生状况,等等,都说得头头是道,让那些初到者或刚刚踏入复读生行列的“小生”们,听得一愣一愣的,敬意油然而生。

分析的结果是,上理科的,去一中,上文科的,去二中;老油子们,去一中,道业浅的,去二中;有钱的,去一中,无钱的,去二中。当然吃饭不一定是固定的,上一中的,如果没钱,也可以去二中就餐。餐厅都是对外的。

二

一天下午,余辉让人给罗冬带来口信,说玉城二中招收复读生的准确报名时间,是八月二十号,所需条件是:当年高考分数在四百一十分以上,携带当年准考证和二百元学费。

接到消息后,罗冬还是犯了难,虽然在此之前有过心理准备。现在他首先要面对的是两道难题:一是准考证。报名处依据当年的准考证号码,查证你当年的高考分数。核实合格后,才收你的学费,然后注册编班。罗冬打算理科改文科,分数当然无从说起。还有第二个难题:到哪儿去弄这二百元的学费?他明白,如果不改科,无论是进一中,还是二中,他的分数,都是绰绰有余,可是现在……

犹豫是没有用的,在家里坐,也坐不出办法来。这种事,谁都知道,要托亲奔友,送点酬礼才行。但罗冬既无亲可托,更无友可奔,想来想去,也只好无奈地决定,先去县城看看再说。

第二天,罗冬起了个早,拿起两块凉馍,到邻居贵叔家里借了辆自行车,给父亲说了一声,就准备上路。父亲没说什么,从身上摸出一块五毛钱,罗冬犹豫了一下,接了。

从罗村到洛镇,是七里,从洛镇到县城,五十多里,乘车,来回就要四元,对于罗冬来说,坐车是一种奢侈。

八月,节气上还是秋辣子,太阳毒得很,罗冬顾不上太多,一路猛骑,三个

小时后，到了县城北关，心里正庆幸一路上没人查车时，突然，一个卷毛小妇人拦住了他，向他扬了扬手中的停车牌。罗冬的心里一惊，贵叔家的自行车很少出过远门，根本没有什么牌照，也没什么钢印。车子被扣下，硬是要罚款两元。罗冬心疼钱，想说些好话，求得怜悯，但一切都是白费。已十点多了，连热带急，罗冬那件旧的白衬衫，已差不多湿透了，结果还是把身上仅有的一块五毛钱，给了她。

玉城县城是“十”字形布局，面积十多平方公里，内城区基本上是矩形。“十”字街中心被称为“龙口”。从龙口四下延伸，按东西南北，依次被命名为东街、西街、南街、北街。玉城一中和二中，便坐落在南街两侧，东侧二中，西侧一中。

罗冬刚进入南街，就看到学生模样的人一下子多起来。男生女生或三五成群，或一二相伴。刚到通往二中的巷道口，就看见校门口围着许多人。走近了，知是学校贴的两张通知，红纸黑字，一张是有关新生开学日期的更改情况，另一张便是招收文理班复读生的有关规定事宜。罗冬看了一遍，和余辉说的差不多，让罗冬心焦的是，那上面的报名截止日期，从现在算起，只有三天了。

罗冬又找到了报名处。这儿的人更多，这一堆，那一坨，都在议论着差不多相同的话题。

罗冬听了一会又看了一会儿，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连个熟人也没遇上。

中午，报名处下班了，罗冬一片茫然，正发愁，突然听见有人喊，回头一看，原来是被余辉称作“俄国佬”的张东辉，这小子正满面春风、一脸得意地晃着鸭子步向他走来。

“你也来了？”张东辉嘴里叼着根烟。罗冬心想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

“来看看。”罗冬说。

“怎么，想继续干？”语气像老师问学生。

“就你自己来的？”

“是的。”

“你的老搭档呢？”张东辉像抽筋似的抖着一条腿，一边皮笑肉不笑地问，一边吐着功夫很嫩的烟圈。

“可能去一中了。”罗冬知道他说的是余辉。



张东辉假惺惺地叹了口气，使劲地抿了一下嘴，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地，一脸悲情状地说：“真没想到，你们俩今年……真的有点替你们……”张东辉说了两句半截话。

罗冬知道他现在是猫哭老鼠，就说：“还是你真人不露相，咱都是浪得虚名。”

“俄国佬”可能觉着有些过了，就忙掩饰着说：“别误会，我说的可是实话，大家也都这么以为。”

张东辉顿了一下，又说：“想想过去，也真是不该。其实有什么大不了的，同学一场，本就是缘分，现在，想吵也吵不成喽。”

罗冬想，余辉现在要是在就好了，弄他两句他就舒服了。也难怪，成者王侯败者寇。

“想来二中？”“俄国佬”看来一时半会没有走的意思。罗冬是一句也不想和他多说，感觉像吃了几只苍蝇，碍于情面，只是应付。

“是的。”

“怎不去一中？”

“先看看。”

张东辉抬腕看了看表，表，看样子是新换的。

“是块好表吧。”罗冬想干脆提前成全他的虚荣心，省得他接下来做出更令人作呕的行为。

“也不算什么好表，西铁城的，全自动双日历。”他一边用拇指轻轻地搓着表壳，一边装着很淡然的样子。

“通知书到了吗？”

“还没有，我姨父说可能就这几天。”

“什么学校？”

“××专科学院。”

“不错。”罗冬说。

“没啥不错的。”张东辉又看了一下表，“我姨父说，该报西安交大的，只是那离家有点远。”

“也是。”罗冬应付道。心想，狗屁，如果你那点分数都能上交大，随便抓一个智障都能上。

“吃中饭了没有？”他突然问。

“没有。”

“走吧，我请客。”这话让罗冬多少有点意外，他搞不懂张东辉今天是发了